

洪澤湖上觀養殖

徐貽聰



**繽紛
華夏**

洪澤湖是我國五大淡水湖之一（名列其中的第四），面積有二千多平方公里（汛期則逾三千平方公里），擁有非常豐富的水產資源和發展養殖業的條件，周邊還有不少知名的旅遊勝地，不僅在江蘇，就在整個國家，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活和生產意義。

讓我感到驕傲的是，我的家鄉淮安市淮陰區也在這個大湖的周邊，是參與管理和利用洪澤湖的市縣之一。前不久回家探親期間，請朋友帶我去洪澤湖觀賞景色，以了卻一個多年的夢想，因為我出生的地方雖離湖不遠，但卻從未有機會了解它的面目。此行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帶我的回國度暑假的孫女去增加一點對老家的感性了解和認識。

淮安市管轄的幾個縣（區）都與洪澤湖有關聯，為方便行程，也為了沿途能夠多看看，我們驅車沿湖走的路程還相當不少，最後才進入淮陰區趙集鎮所管的湖區，並得以在那裏乘快艇進入湖面，就近觀看水產養殖和漁民的生活狀況。行程結束後，我和同行的人，包括我的大學生孫女，都感覺覺的是不虛此行。

洪澤湖有悠久的歷史，圍繞它還有許多美麗的傳說和神話，描寫和頌揚它的文學作品更是多得很。在這裏，我不想提及或介紹它們，只是想簡單地說一說如今的「湖水養殖」，因為在我的首次且又短暫的湖上之行中，養殖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，說說它還可能讓別人也同我一樣產生關注和期待的強烈願望。

一艘養殖戶的嶄新快艇載着我們幾個人慢慢離岸，穿過一條由養殖戶居住、生活的各類船舶組成的長長、狹窄的「街道」，向寬闊的湖面駛去。我看到，沿着湖畔一條自然河汊停靠的船舶有大有小，頭尾相連，密密麻麻，連綿千米以上，讓人感到從事養殖的漁民戶之衆。坦率地說，他們居住地的外部條件不是太好，空氣中的氣味也不是太讓人舒服，但可以看到他們住家裏的生活用

品，特別是各類電器設備一應俱全，有些船隻的裝潢還相當講究。

走過「街道」，快艇突然加速，進入了漁民們俗稱的「衝浪」階段，以很高的速度盤旋於塊塊圍網之間。在前方三面都望不到岸的水面上，散布着大大小小、高低不等的網圈，令人感受到圍網養殖的範圍和興旺程度。不知是因為午休時段，還是其他原因，寬闊無垠的湖面上，不見任何船隻和從事生產的人員，僅有我們這隻小艇孤零零地疾駛在風平浪靜的湖中，顯得十分孤單，但艇上所有乘客的神情都顯得很興奮。

據介紹，圍網養殖已經由個別、分散轉為有領導、有規劃、有明確要求的規模行爲，實現了由過去的「單一捕撈」到目前的「養捕結合、以養為主、綜合經營」的理念和方式的轉變。根據科學的進步和人們消費觀念的變化，養殖業也從以往的「養魚為主」發展為今天的以「養蟹為重」（洪澤湖大閘蟹是國內市場上的搶手貨），大大地提高了漁民的收益。

我還了解到，政府的有關部門在繼續對湖區的發展進行着全面的規劃，以期確定湖區各個水面的功能，既不過度擴大養殖面積，又爭取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功能區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，實現「依法治湖、科學管湖、生態用湖」的目的，相關部門的夢想和目標是「處理好漁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，為全面建設湖區生態文明、實現漁民小康」。

出了湖區，我們又去參觀了設在淮陰區的江蘇水產養殖研究中心，知道他們在根據蘇北的自然條件進行水產業的研究和指導工作，包括對洪澤湖地區水產業的技術支持。

我的此行只是簡單的一「觀」，時間很短，情況和體會都很不深入，但洪澤湖一個角落的實際「面貌」，包括湖面利用及相關的技術研究和推廣，還有養殖戶的現實生活，給我的印象確實頗深，讓我增加了不少知識，對漁民的未來發展也切實增大了希望。從另外一個側面上說，這一「觀」，還增添了我和我的孫女對老家的深愛，增加了對故鄉未來進步的更多期盼。



**HK
人與事**

快！是香港的節奏。快得令人側目，甚至頭眩。

歐美公司派駐香港的人員，驚訝港鐵站人流的步速像一場競賽，在自動扶手電梯，人人拾級而上，等不及了，街上看不到慢條斯理，行人的腳步急促往前。他們領教後，漸漸由不習慣到被同化。

內地遊客入境第一印象，香港事事快捷，快餐店買東西，花時間排隊，但到了櫃檯的利那，員工手腳並用，配食物，打包外賣，盡在一分幾秒之內，比較內地「你急佢唔急」的緩慢，香港服務業人員一點不含糊。

美加回來的親友說，三幾年不見，有些地方認不出來，香港變化真快，問銅鑼灣皇室堡的美美酒樓還在嗎？

過去數年間，常在灣仔走動，眼看市內變化，令我驚訝，開始有點無所適從，一些生活習慣打亂，須作重新安排，約朋友飲茶這樣簡單的事，都要花點心思處理，先要知道相約會面的酒樓餐廳還在不在。

首先是修頓球場斜對面的龍門大酒樓，開業六十年，是灣仔區的坐標，以前朋友相

約，總說：「什麼地方見面？龍門大酒樓啦！」街坊更直稱其為「老相好」。卻在我步出港鐵站的某天上午，看到酒樓結業重建的公告。

半世寒暑，「龍門」與灣仔坊衆朝夕共，門前左右各有一條精雕細琢的金龍，近兩人高，成為酒樓生招牌，古色古香，傳統風格。在「潮」字當頭、食肆裝飾歐化的現今世代，傳統裝飾的酒樓僅餘幾家，龍門大酒樓便是其一，有些過路的外國遊客，在兩條金龍之間拍照留念。「龍門大酒樓」招牌大字，高達三層樓，以傳統碑體的書法書寫，不似電腦體之味。我說是灣仔坐標，問路的、約朋友的，說「龍門大酒樓」便明白，見到「龍門」，知道到了灣仔。它是社會題材，有關灣仔歷史推介，名家畫作，攝影師鏡頭下，皆以「龍門」為創作焦點，在書店看到以香港為題材的攝影集，「龍門」常被載入。香港的發展速度驚人，公告拆樓後不消一月，酒樓封上圍板，不足兩年時間，新廈落成，灣仔區增加一幢現代式玻璃幕牆建築物，富人性的「老相好」從此絕跡。

在「龍門」結業後的半年至一年間，城市「變臉」的速度繼續顯示非一般的強勢，

丹柿小院依然紅

霍無非



**文化
件錦**

北京王府井一隅的豐盛胡同十九號，是老舍的故居。說也怪，這十九號院門臨街，是胡同口第一家，排在

前面的門牌號卻不知何處，是否城區改造發生了變化，不得而知。無論怎樣，這所經周恩來總理過問，老舍用價值一百匹白布的稿酬購置的房產，使他成為建國後作家買房的第一人。如今，胡同裏面仍舊摩肩接踵保留着不少平民四合院，說明老舍選址的眼光獨到，願和民衆打成一片，接地氣，是他不竭的創作泉源。

「丹柿小院」已闢為老舍紀念館對外開放，可以說是北京市保存得最好的名人故居之一。走過院門的五彩木影壁，裏面最顯眼的，莫過於老舍的頭像雕塑，目光深邃，神色堅毅，似在凝思。兩棵樹皮斑駁的柿樹粗壯挺拔，那是老舍夫婦一九五三年春栽下的，「丹柿小院」之名由此而來。有意思的是，六十餘年過去，樹幹還掛着「小心柿子掉下」的木牌，說明迄今



◀丹柿小院內立有老舍頭像雕塑

作者供圖

「我不是有腿病嗎，但不利於行，也不利於久坐。我不知道花草們受我的照顧，感謝我不感謝；我可得感謝它們。在我工作的時候，我總是寫了幾十個字，就到院中去看看，澆澆這棵，搬搬那盆，然後回到屋中再寫一點……」這一敘述，乍一看，好像是老舍做事心不在焉，實則是

走近廈門「大喇叭」

張桂輝



**往事
鉤沉**

初夏時節，一個艷陽高照的上午，我和家人從集美石鼓路出發，驅車前往大

嶼島，走進坐落在廈門市翔安區大嶼鎮陽塘村的「英雄三島戰地觀光園」，走近「大喇叭」。

大嶼、小嶼、角嶼，並稱「廈門三島」。五十八年前，這裏爆發了著名的「八·二三」炮戰，三島軍民並肩作戰，立下赫赫戰功，被授予「英雄三島」光榮稱號。

「戰地觀光園」就坐落在風光旖旎的大嶼島上，佔地面積八萬七千多平方米。誰能想像，一派生機勃勃、舉目欣欣向榮的大嶼島，當年曾在狂轟濫炸中經受炮火的洗禮——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上，落下一點五發炮彈，以致一度成為戰爭廢墟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海峽兩岸劍拔弩張、虎視眈眈。我國軍方在福建沿海建立「海峽之聲」廣播電台，對彼岸官兵進行廣播宣傳，「大喇叭」便是當時的主要工具之一。整套裝置由清華大學力學系研究設計，鉛鋁合金鑄造而成，最大直徑二點八八米，總長四點七四米，重達一千五百八十八公斤。它根據仿生學原理，以壓縮空氣為動力，用語音電訊號控制高壓氣流，產生並傳播很強的語言音樂聲波，發音頭的最大聲功率可達到二萬分貝，有效傳聲距離十二公里。

我們談笑風生地在「戰地觀光園」裏尋尋覓覓、走走停停，漫步穿越二百多米長的戰地坑道，如同走過從戰爭到和平的時空隧道。這裏從海岸到陸地，分布着導彈艦、巡邏艇、機擊機、加榴炮、高射炮，以及其他在炮戰中立下功勳的武器裝備。如今它們鋪跡斑斑靜立於此，令人想起當年硝煙瀰漫的戰爭氛圍。那時它們可都是「武藝高強」、「身手不凡」的戰神啊！

在「戰地觀光園」岸邊，一架安然停放在半掩體內的三十七高射炮映入眼簾。有過十五年軍旅生涯的我，情不自禁地順着地道，登上炮台，坐在側的操作位上，頓時思緒萬千、心潮澎湃：炮火連天的場面，早已漸行漸遠；硝煙瀰漫的情景，早已消失殆盡。「大喇叭」也完成使命而下崗了。

「時間改變一切」，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，全世界最大的軍用喇叭，完成了它特定的歷史使命，頭頂藍天、面向大海，成為當年廈門向金門隔岸廣播的見證。

「度盡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」。昔日的前沿陣地，搖身變成國內唯一的集戰地觀光、愛國教育、休閒娛樂為一體的教育基地和旅遊勝地。

慕名來「戰地觀光園」的遊客，無不對「大喇叭」興致盎然。我們在「大喇叭」前逗留的短短半小時中，但見一撥又一撥來自天南海北的遊客，在導遊引領下瀏覽、凝視、左觀右察。不論男女老少，不分工農商學，各行各業各階層人士，但凡到了這一特殊景點，都會樂此不疲地與「大喇叭」親密接觸、合影留念。

我也忍不住站到「大喇叭」身邊，凝視它、撫摸它，不由思緒飛揚、百感交集：如此一個龐然大物，要是「發聲」起來，該是何等的夠威夠力呀。一位操着北京話的老者摸着「大喇叭」感慨道：「活了六十多年，見過不少喇叭，沒想到世間還有如此體量的超級大喇叭啊！」

離開之前，我突然想起六年前兩位特殊女性在「大喇叭」前相見相聚的一段佳話：那是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，來自廈門的、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做了數十年對台廣播的前線廣播員陳大姐，與來自台北的、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在金門負責對廈門「喊話」的許女士，兩位曾經唇槍舌劍的播音員，在這個「戰地觀光園」相會，沏一壺香味撲鼻的鐵觀音，一邊品茗，一邊聊天。時隔三十多年，昔日只聞其聲、不見其面的兩位「老對手」，彼此心中都有千言萬語不吐不快的衝動。昔日的硝煙早已隨風飄散，留在她們心中的唯有這份割捨不了的血脈情緣……

「我們走吧！」日已中天，在老伴催促下，我戀戀不捨地與這年過半百、留有一百八十多個彈孔的「大喇叭」默默告別。

此時此刻，遙望只有六公里外青山綠瓦歷歷在目的大金門，我心潮湧湧、浮想聯翩，頓時生出幾個月的小心願來：願炎黃子孫和衷共濟、和睦相處；願兩岸同胞安居樂業、安享太平；願「大喇叭」永不發聲、永遠靜默……